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八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黄奕遐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八

明　楊士竒等　撰

禮樂

統言禮樂

又統言禮

魯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説上宜興辟雍設庠序興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攘古讓字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

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
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
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
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
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
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
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
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

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東漢明帝即位博士曹充上言曰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

章帝時曹褒徵拜博士會帝欲制定禮樂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其畧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

所能襃省詔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襃侍中

和帝永元九年司空張奮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

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
達議多駮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爲憂不忘
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更名
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
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
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
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令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
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

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

晉愍帝建興初正旦作樂熊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宫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

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令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唯作鼓吹鍾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黄門侍郎陳逵

駮以為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儐弔之位庭奏宫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令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享宜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鼓鼓吹也澄逵又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儐弔顯於園陵則未減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

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享萬國朝宗庭陳鐘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弦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

外剝肝心内推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彛倫之大方令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秦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

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

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特進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修内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

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惟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

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絶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
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
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
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
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為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
行及魏晉之日修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為以恭已使賢
以御世方鳴和鑾以陟岱宗陪羣后以昇中岳而三禮
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

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為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絶清頌之享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逺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

唐太宗時以慶善樂為文舞破陣樂為武舞詔魏徵及虞世南褚亮李百藥等為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

相成王製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年之間成此

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為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

功於人者作事施令有即為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

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内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

古何慮不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

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徵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

自開闢已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修大禮自

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高宗上元元年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開耀元年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

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
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
玄宗開元中裴耀卿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曰三者禮
樂化導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宜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
者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和氣浹洽自然
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
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
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惟有貢舉之日畧

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二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學

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頹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㣲加勸革

德宗時杜佑上三朝行禮樂制議曰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

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令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

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二篇化肇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

宋太宗時鄉貢進士田錫請復鄉飲禮書曰臣聞聖人建大業得大位制禮以經邦國作樂以和神人五禮行於朝廷遠方之民有終身不得覩之者六樂奏於宗廟遠方之俗有終身不得聞之者於是制鄉飲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冀人易識蓋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獻祭之儀有俎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賓揖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遹秦

亂不能行之至後漢世祖行之世祖之後復廢至西晉復之西晉之後又廢至皇唐用之明著禮文散頒郡國咸俾長吏以化黎元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儀惟於貢士之日畧得舉用其餘寢停豈聖王化俗之心豈良吏知禮之大於是拜章奏以上言自恭儉而行禮月而習之歲而行之于是宣州耆老宣庭僚吏每聞歌白華之什華黍之詩南陔之篇由庚之頌言孝子養親之道述萬物遂性之旨觀者皆踴躍聽者有

感泣蓋禮樂之感於外而精神之發於中也在唐之世為唐之牧守唐之世祚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唯耀卿能於一郡之間獨奉先王之禮樂猶化其俗尚移其風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先王之樂不徒用但後人行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知其微國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禋天地祭宗廟祠山川正齒冑追封冊冠昏之禮軍旅賓客之容陛下皆舉百王之禮而行之以六代之樂而明之所謂禮樂刑伐自天子出

矧國家括地三百州拓土一萬里年穀屢豐民氣太和
朝廷之禮既崇而遠方之民有未親見之者朝廷之樂
既備而遠方之俗有未親聞之者願陛下申明舊典舉
行新政頒鄉飲之禮修鄉飲之儀使其觀祭獻之嚴則
知不忘報本矣觀蘋藻之祀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
為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為賓則知高年者可
恭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撙節之可學矣見升
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

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恱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於禮而自熟漬於道而彌深訏愎化為柔和很戾遷為貞順革惡歸善流邪復正其何然哉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覺自生於知恥之性既無過又知恥國家雖設刑而無淫慝可刑矣朝廷雖設禁而無過差可禁矣若是則為父者以慈而為教也為子者以孝而自守也為兄者以友愛而自得也為弟者以恭謹而自恱也為夫者以和而有其室家也為婦者

以柔而事於舅姑也一家率之一鄉慕之一邑化之一郡榮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王者厲精於禮樂而致之諸侯折節於禮樂而奉之若以為古之禮也不可復行則世祖承盜莽之後而能行之晉氏承元魏之亂而能復之太宗革隋季之淫而能用之若以為俗之薄也難驟化之則裴耀卿何以化之宣州之民何以順之是知三代絶迹千古曠禮猶可繕完補葺損益裁酌沿其俗適其時而明之況貞觀之風開元之化左顧不遠

右昉可及彝章不泯令式斯在昔舜庭奏樂而鳥獸率舞燕谷吹律而草木遂萌文王行禮而虞芮懷慙范宣護功而欒黶知變夫金石至和非有樂於鳥獸而鳥獸自舞草木無情非必應於律呂而律呂能通西伯之仁不以化虞芮而爭訟自息晉卿之讓不以矯欒黶而汰虐自亡蓋禮樂之進物也速而謙讓之服人也深況欲以賓主之禮以明之以獻祭之儀而示之以金石之樂以和之以升降之度而化之以揖讓之容以導之以尊

賢之序以命之以養老之道以喻之人之心物之性得不優而柔之而自趨之感而慕之而自化之鄉飲之禮化民導俗夫如是之速也願陛下詢公卿而復之望陛下勑牧守而行之行之朞年則民知恥行之再歳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而不輟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堯帝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聞樂而感之者不獨宣州有之也天下當盡然也天下幸甚海内幸甚惟陛下裁之臣不勝僂僂思理之誠謹昧死

奉書以聞

真宗景徳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是日以懿徳皇后忌詔徹鹵簿鼓吹禮官議曰班師振旅國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駕凱旋軍容宜肅昔武王伐紂在諒闇中猶前歌後舞夫諒闇是重遠忌是輕以此而論舉樂無爽况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法駕鼓吹音樂並請振作

寧宗時朱熹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

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説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説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

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

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闗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别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右統言禮樂

魯桓公二年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羮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莊公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

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齊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

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其為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楚靈王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宋太子

佐後至椒舉請辭焉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

趙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

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狄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小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事無名今王即定負

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

令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胡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

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令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貨財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故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

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

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固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

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敝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

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

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令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經而易見也今王易禮不循俗

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

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為服便事之為教進退之為節衣服之為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漢高祖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博士叔孫通

就其儀號也就成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知上悉饜之説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復重也因也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

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令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蕞與蕝同並音子悅反）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

武帝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議改正朔時御史大夫兒寛

明經術上廼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宣帝時琅琊王吉為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苟順一時非正道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東漢章帝元和三年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

桓帝延熹九年郎中荀爽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煖之氣養生百木是

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通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

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

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畁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畁

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

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序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廢興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

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傾宫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隂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宫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史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

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内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曽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匹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寛賦役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歳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

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宋文帝元嘉六年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按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緗幘遂改用

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月駕倉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黄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者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

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娛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十四年帝以新撰禮論付太常傅隆使下意隆上表曰

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而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

召故老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
髙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
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
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
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
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
家法參駁於搢紳誠宜考詳逺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
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

而伯夷未登傲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明帝泰始二年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宫未詳宫臣及朝臣並有敬否妃主有内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内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隷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

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旣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内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參詳休仁議爲允詔可

南齊明帝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寀士

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輙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實為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旣崇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卺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卺合儀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大古之

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卺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巳下冠畢一酌醴以導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酳之酒竝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爀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斵雕可期移俗

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梁武帝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

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賔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徳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横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欝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毁或以武功鋭志或好黄老之言禮義之

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襃南宫制述集其散畧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删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兹五館草萊升以

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得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賁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

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

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
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
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
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
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
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
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
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

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勑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

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决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决皆載篇首其列聖旨為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絶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

四十六條賔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

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寫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兹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

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闕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忭彌思陳述兼前後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謄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

後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曰中宫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

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今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按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享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

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雕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雕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按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享賔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閲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

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
則乘紫罽軿車雲櫹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爪在右騑
駕三馬阮諶禮圖幷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
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
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軿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
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
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
安車駕六騩按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

小異其大較畧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壯美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案圖飾之以紫紺罽軿車雖制用異於猒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閤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剏革官名軌式莫不

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令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軿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軿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

入則御畫扇輦車衆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享賔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享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畧又今之皇居宫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傌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

司室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仝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頴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

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朏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儁吳珍之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安慶賈天度艾僧㰅吕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為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唯恩

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孝明帝時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願陛下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不聽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

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内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説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令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言皆晉舊事太子在東宫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向臺殿也子才以為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疑於東面禮世子

絕旁親世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
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
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
處不以為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向臺
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北
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為尊宴會避㮣
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
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

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
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
面為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别第宴臣賔自
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宫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
以西面為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説丹書西
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
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
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别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賔

南面貴於東面臣疎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别第異宫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為賔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禮為允魏收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臣於西園都亭坐

從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敎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亦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為本又案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

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攸執西面援引經據大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為定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禮樂 統言禮

隋文帝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奕葉共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

黄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黒
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還於兹六代三正廻
復五徳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
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
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黄星土徳
曹乘黒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
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
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

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
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别六等之冕承用區
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惟月令者
起於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
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
且後魏已来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
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
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

草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勑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惟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並用玄惟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

開皇初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

闕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
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陋一臣私撰儀注多違
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
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陋殊不尋究遥相師祖故山
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遑賓興之禮盡未
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兹俶俗詔曰
可

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

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别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負於日月所以綴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衮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准尚書子欲觀古人之

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於左右髆上為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為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黄作會宗彝純黒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綵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准孔安國衣質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為五物裳質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為九章兼上三辰而備十二

也衣褾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来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夏制徵而用之理將為允墨勅曰可承以單衣

煬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部郎閻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

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眡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即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修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

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以来親王班皆次
三公以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諸王下馬王
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
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修短不
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
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
必長所以絶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
深慎之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高宗時楊烱上公卿已下冕服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于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于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

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来有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霈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頼也

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于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思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

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于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

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茄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

花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于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

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獨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者哉

武后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麟臺正字陳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即上言臣聞之于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于人主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

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
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恊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迺命
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
商之衰桀紂昏暴隂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
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
信忠厚加於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
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
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

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黄帝合宫有虞總期

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悏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乗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

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熒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云

中宗時左庶子劉子玄上朝服乘車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于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

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草履高冠

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韉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内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

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闇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于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乗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義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

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輙進狂言用申鄙見

睿宗景雲中諫議大夫源乾曜上奏曰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冦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惜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討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

可廢

德宗貞元十三年柳冕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議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於兹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

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篚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殁者衆臣自惮何德以堪久

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
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言曰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宮室為後又韋彤五禮精義對
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
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
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
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

遠軍向南三坊俗稱闌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内不得置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悦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罄所見庶裨聰明

宋太宗淳化二年諫議大夫張洎上奏曰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入閤圖宜令史館脩撰楊徽之等四人將舊

圖比對錯誤文字改正修畢却送閤門者臣伏以朝廷典憲簡冊具存近代因循多違舊式今陛下以入閤圖慮文字錯誤再令比對即知聖念于臨朝儀注謹重至矣臣幸因詔旨敢貢管窺沿襲之宜惟明主裁酌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

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内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閤隻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向明而理紫宸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

德正衙權宜為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宇內
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
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横街亦甚
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閤作雙日立仗視朝之所
其崇德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
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令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為朝
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
謂之三司為侍從供奉之官令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

殿廷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臣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失得遵正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正事之繁簡唐始受命五日一朝景雲初年復脩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由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

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宰臣以下奏覆公事即時特開延英名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寳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徳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于上臣子緘黙于下或不能隕身碎首引大體以争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隂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大官進食之後於

崇德崇政兩殿名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准前代故事處分

臣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茍動静有常恬和相養憂勤宵旰則當躬政於冕旒端拱穆清則可怡神於元默夫如是聖君嚮明御極之治勞逸相均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悠久而無疆矣臣向承朝命叨居館職邦國儀注合預參詳當文思有截之時獻虛薄無庸之說儻裨萬一雖死猶生

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賔以賢序風雅之作玆爲盛焉伏見近年内殿錫宴羣臣當坐於朶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舉又惟飫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烹之餘故爲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厭而將校

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飫賜得齒高會宜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殽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

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祕閣校理范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

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翰林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宣德門前御道南至天漢橋久来設梐枑禁止行人須立條制許近上臣僚于道上行馬近覩御史臺禮院重更定奪應出節者為近上臣僚竊謂宣德門比周之外朝朱雀門是唐之皇城中有御路號天子馳道凡在臣庶不合得行漢制皇太子尚不敢擅絶馳道盖尊君卑臣上下有體故也今朝廷制度簡于唐漢京都御路止此一處臣欲望自宣德

門至朱雀門外朝之地皇城之内表其中街以為馳道應臣庶車馬並禁往来惟隨從乘輿不在禁限議者或謂契丹人使已曾許馳道行馬難于改作臣謂天子制度臣子共當崇戴彼之使臣亦陛下之臣也設令彼有疑問則令主客者具以實對質之事體無所妨礙乞再下有司詳定

參知政事宋庠論入閤儀奏曰臣近因與宰臣進呈吴育文字伏奉德音詢及入閤故事臣雖與諸臣等畧陳

梗槩然理有未詳退而講求敢此條悉夫入閤者是唐家使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按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在大内之東北世謂之東内謂大内為西内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宫此宫制度尤為華備宫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内第一殿曰含元至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謂之上閤亦曰内衙使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于正衙殿或乘

輿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閤門也若以國朝之制相為比況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閤本意施于儀典即須先立仗于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對值以此為殊耳故後来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别開延英殿賜

對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家每遇坐朝之日即為入閤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大昕之制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閤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閤門有儀制敕合班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

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臣伏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乞送付兩制使預加商榷改正舊儀雖非要務亦所以刋誤文備成式也

庠又乞御前殿朔日立仗羣臣朝服奏曰臣聞告朔之義周家尤重在昔宣聖愛羊存禮漢沿周制合朔朝會故雖優借大臣許朝朔望唐制立仗羣臣背闕傘入會藝祖受命論次開寶通禮亦著月朔入閤之儀則朔日者為政之端辰講禮之盛節國家因五代之亂承千年

之統始勝殘去殺務從簡易雖制度既定而謙讓未遑
五日一參靡分朔望禁衛單少威儀粗率禮典弗振則
朝廷不尊國容寖廢則臣下不肅臣愚以為羽衛之設
非矜華侈所以重主威也朝會之作非專拜揖所以飾
治體也臣願陛下上考成周仲尼之法下稽炎漢李唐
之盛近守太祖開寶之禮明詔執事祗案成規每遇朔
日坐前殿朝羣臣旗旆細仗以次陳設公卿朝服如儀
而罷如此則臣道肅而主道尊于以示四夷風萬國警

民耳目不可闕也夫禮有以素為貴謂其誠慤有以文
為貴謂其采章伏望陛下露臣此言使博士禮官得確
論可否講求故實如曰便禮即奉而行之使重熙顯猷
孰競丕業由陛下之馴致也
庠又論車駕儀衛奏曰臣竊見車駕每有行幸自非郊
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唯前有駕頭後擁扇
繖而已殊無典禮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百司官
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

執檛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
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
市樓皆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了無忌憚邏司街使
亦不呵止威令弛闕習以為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
後行之慎且自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為營衛則
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按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
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
國朝承五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畧每鳴鑾游豫晝去戈

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于改作之咎欲望聖慈專委一二博學近臣檢討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來乘輿常時出入體式於三駕諸仗内斟酌儀物增嚴條禁上以示尊極次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宜在茲日

至和元年直集賢院劉敞論温成皇后立忌奏曰臣伏聞勑旨為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探衆論何況宗

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
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
密啟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
實尚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
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
忌柰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貴妾于妣尊
嬖于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
樂于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

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説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焉

御史中丞孫抃等上奏曰臣等昨聞朝廷欲為后廟四室并章惠皇后各立小忌已具劄子論奏至今尚未降出臣等伏覩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皇后不祔太室者皆不立忌此國家大典禮大制度陛下不可不遵守

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是陛下三世尊屬別廟崇奉多歷年所即未嘗有此擬議今因循之間遽爾更改中外聞聽咸謂陛下因溫成而遂追及先朝諸后布之詔命則取四方之譏書之史策則貽萬世之誚陛下臨御天下踰三十載聖功神德卓若堯舜今忽録此一事遂成非錯俾盛美光大有愧于疇昔陛下安忍如是欲望特降聖旨集百官議定然後行下制勅所貴禮典詳恊以順天人之心

嘉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韓維上奏曰臣所領職以同知禮院為名禮有不正知而不言則負朝廷所以命臣之意而失臣所以事上之禮也故敢不避誅殛而言臣誠見溫成皇后廟樂牲器僭比祖宗稽之禮經則先聖之所不道質于故事則本朝之所無有臣竊聞其時臣下有以唐武惠妃事上惑聖明者惠妃之歿雖常立廟然至乾元之後祀享即絶自當時已知其非禮豈足為聖明法哉臣近奏疏願因親祫宗廟特詔有司裁損其

制以全陛下廣孝愛禮之美封章奏御累日寢而不下臣竊惑之陛下無謂數楹之屋兩簋之器施之末損于治蓋聖人所以異等威明風教以觀示天下者禮存之於此也如不以臣言為信則并臣前章付中書門下使大臣參議事有可采乞早賜施行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禮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爰及夏商制作損益不相沿襲周監二代文物全備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數度紀

律具於六典於是教化浹洽訟獄衰息後之辟王其所守者惟祭與號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典禮攸出根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定覇必挾王命以令四方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于周有封籍于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彊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爾後至戰國兵拏禍大九法盡斁三

綱咸觧諸侯先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章焉然其維持邦國八百餘年雖危不亡將絶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初承秦滅學盪無條貫叔孫通採拾遺散草䌿儀法而後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禮修宗廟以尊朝廷以嚴理道克興暴亂不作至於設官分職綱紀天下本末條理教民成俗使諸侯軌道咸歸于極則未暇也孝文接統治致太平賈誼勸上宜定制度興禮樂而當時將相大臣皆介胄武人不知治體沮寢其議漢氏當文景

之世可謂盛矣百姓樂業家給人足五都之貨殖七遷之豪舉驅扇浮靡汰濫亡度閭閻之僭乃過徹侯夫以文帝之恭儉務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其失由乎富庶而不能教也逮乎武帝招延材儁其文章儀物信美哉而制度典禮終不克建于後兵刑齊用財貨益急嚮非叔孫之法維持之殆矣由是言之叔孫氏之功垂于漢不在蕭曹之下也中興之後稍復增緝立明堂靈臺辟雍小學行宗祀養老之禮和安之世漸

以陵遲桓靈不君王制大壞厥後吳魏異政南北殊俗世用多故文獻不足唐平隋亂太宗因開皇五禮修正頒行顯慶之初異同遽起開元之末討論甫定竊詳周官凡制度施設悉係之羣職人存則法舉上修則下存事為典常者則謂之禮不恭其事者輙董以刑表裏相成本末為用經國治民同條共貫漢唐作者有異於是徒能類其篇目而不屬諸典司止具乎朝廷之儀不該乎天下之務吏民約束乃别著乎刑書子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夫訓民正俗不在乎禮典而在乎刑書此乃備其末而廢其本縱其初而要其失故後王之道所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衰唐之絶緒承五季之紕政德厚流光海宇大定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俗猶未歸厚刑罰尚頗繁密故由禮樂未明數制未立王道有所壅而不備者也考定鍾律序正雅頌布明詔于天下誠庶民之僭忒此固朝廷深維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

於軌物者也臣聞之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不專用乎法也是故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之于未發者謂大為之防使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養成其俗而後草之子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是故設法而草于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凡理民之術莫不以簿書督責為急務文巧苛深為善職聚歛侵漁集以為功剥刻貧民竭其膏血錐刀毫忽人盡爭之此乃驅之使相吞食逼之

使為盜亂又何暇孝友禮義之勸廉恥遜讓之貴乎故夫知理化之大體稍能使民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羣臣之上計議條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科即財利之事民不聞乎德教而惟利與刑之聞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取一切無憂深思遠之慮由乎所以漸引其心術者未也方今聖主勵精於上賢輔講道于下兆民安業四夷來庭是可以闢九筵而布政立圜水而宣德益廣天下之庠序俾習射之禮隆雅頌

之聲分命大臣集諸儒碩生因前聖之遺制考舊禮之
沿革定懿當之一說以折衷於諸家芟其繁重以便遵
用自國家損益之法至吏民等級之度成皇家之大典
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命必有制作是故質文互變
忠恭殊尚改正朔易徽號別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
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又況禮樂之大固無沿襲之理
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代之餘制廷列羣臣所引者
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而王久曠大儀小臣鄙愚竊

懐憤悵盖太平之期難值英哲之主間出臣不勝踴躍於下以至斐然不量僭陳大議盖為明時重惜也謹採末論稍近乎政教之本者存數條焉謹論

方平又上車服論曰臣聞為國以禮莫大乎制度制度成立則上下之分定尊卑之序别爭奪之患塞僭亂之害除夫如是其理天下猶示諸掌乎傳曰夫名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在易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若夫以德詔爵以才居

位是為議德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為制數度故虞書曰車服以庸又曰五服五章哉周官則有五儀九命以正諸侯之位以等諸臣之爵自國家封方之度宫室門庭之式宗廟祭祀之法賔客交接之道鍾石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冕服圭籍珮組之飾車乗旗斿纓旄之制牢積饗食之品祼酢問勞之節惟事事乃其有制而後邦國有倫也是故觀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辨其文紀而衆不敢黷有德者一物可以旌賞有功者一辭可

以寵榮王者南面而治惟名與器而已漢世車服頗存
周舊自士已上帶裳冠舄而皆乘車以馬為騑服異其
輪輻衡軛轓幰帷裳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至隋儀物
未替而中原永嘉之後五胡雜處先王典禮褻亂無遺
元魏高齊增為奇詭輿裳制度于古無説隋氏一統稍
復舊儀車服等衰差為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其
三公朝服進賢三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白
練裙襦絳蔽膝革帶金飾鉤艓方心曲領紳帶玉鏢劍

山蒼玉佩綬烏皮舃笏用象牙乘車油幰朱網是時内
外百官文物有序貴賤士庶較然殊别至煬帝數事廵
幸屢興師役百官行從皆服袴褶始詔隨車駕涉遠者
皆戎衣以五色表貴賤焉唐侍臣服令雖畧比隋制盖
陪祭朝享元會大事乃具服其讌見進對折上巾紫襴
袍環帶鞶囊佩烏皮靴而已始有乘馬之服盖車不復
御矣相承至今焉臣聞古先聖人制禮之意為冠冕以
莊其首為履舃以重其趨行步則有衡牙之聲登車則

有和鸞之節是故斯須而必在禮矣夫貂而騎趙武靈所為胡服也靴胡履也合袴胡袴也傳曰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櫜乎尊卑無章民何效焉荀曰便而已矣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亂者歟今郊祀大禮天子駕玉輅而王公百辟皆法服騎從此禮之尤失者也臣觀漢儀雖守令之卑皆有從車唐景龍中皇子將行釋奠於太學有司草儀注從臣皆衣冠乘馬時議者以為馬本用於軍旅戎服而乘貴于便習長裙廣袖紆組鳴玉

非馬上所宜其儀遂寖況國之盛禮天下所觀是宜示之以尊卑顯之以秩序而以輔相之重雜于騶騎之羣豈所以彰朝廷之尊嚴者哉又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為朝服而卒校胥史為制一等其羅縠綺紈織文絺繡自人君至於庶人同施均用其居室器玩之汰則豪人大賈踰于貴戚臣聞周官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臣愚以為宜約前世之禮文詳定方今之制度大臣復依漢晉乘車駟馬增異冠服卿大夫士以品式差降之貴

則備物卑則畧焉其卒校胥史盡稍撙省其製令有所殊異不相疑雜則上下不相褻朝廷之道尊等級自隆居然崇陛之象紀章自辨無復假器之譏矣

福建路轉運使蔡襄上奏曰臣伏聞陛下為溫成皇后立忌臣竊謂聖人制禮所以明輕重尊卑之節過與不及皆曰失禮故太常設官職在檢詳陛下臨御天下三十餘年動遵典法聖德之盛明如天日近者溫成皇后薨逝事不下禮官詳檢既已施行雖有過當無由追改

今又立忌考之於禮未為適中伏以孝章淑德章懐四后於陛下為伯祖妣為皇妣其屬之尊如此向來奉慈皆不立忌温成皇后生則為妃後乃追冊於陛下為卑幼之列不應立忌伏望聖慈追還勅命庶乎天下之人知陛下以禮斷情合於中道

知太常禮院蘇頌請重脩纂國朝所行五禮疏曰臣竊惟方今聖治日新百度修舉其在朝政固無可措言者然詔旨開納不容自嘿輙敢以平昔所懐一二狂瞽仰

宻明詔臣伏見國朝以来制作禮樂上采三代下迄有唐損益節文簡冊具載而前後禮官纂集類無法制或直載一時所行或雜犢歲月條目相錯本末不倫臣竊考之六經在禮有三種之别周官著有司典領之事儀禮載升降隆殺之節戴記叙古今因革之文雖聖賢作述之不同而語其歸趣實相為表裏也後世言禮者皆不出此三體漢晉洎隋雖代有作者而苟簡一時法制無取唐明皇命學士等因貞觀顯慶所修五禮討論删

改集成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行於累朝設於科舉傳其學者則有義鑑義羅之類比于近代之書最為詳悉故今世漢晉洎隋皆無傳而開元禮獨不廢者以其法制存焉故也太祖皇帝特詔儒臣劉溫叟盧多遜扈蒙等祖述其書傳以今事仍加增損足成二百卷是為開寶通禮又有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要仍依開元禮設科取士逮今官司遵用斯為不刊況之六經儀禮之別也然此特一經也在於有司典領之事古今

沿革之文猶闕而不立故舉行之際尚或未備自開寶以後百年之間累聖躬行聲明寖盛非有繼述後世何觀嘉祐初太常歐陽修奏請編撰彼時臣任博士職預纂修常以恭謝一門分為三目其一自降御札公卿百司奉行辦備之事謂之有司其二自前期陳設至裸獻禮畢謂之儀注其三采古今曲臺論議更創之制謂之沿革以此一門為例他悉倣之修已議定具草會臣罷禮官領他職復奏姚闢蘇洵繼掌其事闢洵離析舊文

更立新體撰成一百卷是為太常因革禮雖號簡要幾同鈔節固可以備有司之檢閲誠未足以發揚聖朝制作之盛也臣伏覩陛下留意典章修舉廢墜前歲詔命近臣詳定禮文自郊廟至於羣臣朝會與夫燕享器服之名數舞樂之形容考古揆今審求至當皆三代之所放失漢唐之所闕遺斷自清衷舉行殆遍固當著於典訓與六經並行為萬世矜式也臣不勝願幸欲望再命諸儒討論國朝以來自開寶通禮至近歲詳定禮文以

有司及儀注沿革依三禮隨類分門著為大宋元豐新禮付之太常頒於學官使博士弟子講習大義或施於科舉則數歲之後必有詳練踈通之人上副拔擢可以為朝廷講議之官庶幾天下向風皆知禮教謙恭撙節不學而能於變時雍可跂而待也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論後殿起居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為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

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来乗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乗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扆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寖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乗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為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又上論階級劄子曰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横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于死于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

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恵以盜虚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寛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悦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于無刑今寛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

風則所繫乃億兆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敕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輙行寛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二年光又言濮王典禮劄子曰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决之于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鄉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

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踈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年月勑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

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

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奸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稱濮王稱皇考為

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光為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曰伏以出

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
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
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秉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
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
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
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
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
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

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光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于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

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
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
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
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
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宫車晏駕之後
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
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
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

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光又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疏曰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審或如此竊

恐不可陛下既為仁宗後於禮不當顧私親臣先時言之以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為皇者自漢哀帝為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為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為親愛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

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于濮王海内聞之孰不觧體又安足以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虚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虚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盖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苟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為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

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
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政
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
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
今雖不為諫官然鄉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
大得失不敢不言
四年五月光又乞宰臣押班一依舊制疏曰臣伏覩五
月七日敕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

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敕命指揮永為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来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寮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陛下臨御以来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内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

竊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寮師率百寮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之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牌上秋分後遇巳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九